

厌 恶 及 其 他

〔法〕让-保罗·萨特 著

郑 永 慧 译

Jean-Paul Sartre

La Nausée

本书根据 Gallimard, Paris 1938 年版本译出

厌恶及其他

〔法〕让-保罗·萨特 著

郑永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03,000

1986 年 4 月新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9,000 册

（据原作家上海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8·472 定价：1.65 元

小 引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创始人。1905年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九岁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二十四岁通过中学教师就业考试,后在巴黎等地任中学哲学教师多年。1933至1934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受胡塞尔教授和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黑格尔的影响甚深,在文学上似乎受了卡夫卡的影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1941年获释,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从1936年开始,萨特以哲学家、文学家的身份从事活动,出版了不少著作:哲学方面主要有《想象》(1936),《存在与虚无》(1943),《辩证理性批判》(1960);文学方面主要有小说:《厌恶》(1938),《墙》(1939),《自由之路》(1945)和《字句》(1964);戏剧有《苍蝇》(1943),《密室》(1944),《可尊敬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夫》(1955)等;此外,他还写

了一些政治论文和文学评论。

《厌恶》是表达萨特存在主义的著名小说，是萨特的代表作，《墙》和《艾罗斯特拉特》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墙》。

编 者

目 次

小引 · · · · · 1

厌恶 · · · · · 1

墙 · · · · · 312

艾罗斯特拉特 · · · · · 344

厌 恶

献 给

梅 狸。

他是一个没有集体重要性的小伙子，
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已。

——路易-費迪南·舍連那^①：《教会》

① 路易-費迪南·舍連那 (L.-F. Céline)，法国当代反动作家，生于一八九四年，是一个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维希分子；希特勒德国战败后逃亡丹麦，曾被逮捕和判处徒刑，后被释放，于一九五一年回法。

編 者 序 言

这些日記是在安东納·洛根丁的文件里发现的。我們加以发表,不作任何改动。

第一頁沒有注明日期,可是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这一頁的写作日期比正式日記的开始早几个星期。因此,这一頁最晚总是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初旬写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安东納·洛根丁从中欧、北非和远东旅行回来,在布城^①定居了三年,想在那里完成他的关于德·洛勒旁侯爵^②的历史資料的研究工作。

編 者

① 布城(Bouville),作者虛構的地名。

② 德·洛勒旁侯爵(Le marquis de Rollebon),在历史上查无其人。

沒有注明日期的一頁

最好是把發生的事件逐日記下來。寫一本日記以便把記下來的事情看個清楚。不放过微妙的變化，不放过那些即使從外表上看來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情，尤其要把它們分類。應該說出我怎樣看見這張桌子、這條街、這些人、我的烟袋，因為發生過變化的正是這一切。應該精確地確定這種變化的範圍和性質。

舉個例來說，這只紙盒裝着我的墨水瓶，我應該設法說出以前我是怎樣看見它的，現在我^① 這樣說吧：‘它是一個直角的平行六面體，它突出于——真蠢，關於它是沒有什麼可說的。這正是應該避免的事：不應該把平常的東西說得稀奇古怪。我認為寫日記的危險就在這裡：人們對一切都誇張，而且隨時都在戒備着，又繼續不斷地歪曲事實真相。另一方面，毫無疑問我能夠隨時隨刻恢復前天的印象，而且恰好是關於這只紙盒或者任何別的物件的印象。我應該經常準備着，否則這個印象仍然會從

① 這裡的地位是空白的。——原注

我的手指間溜走。不應該^① 應該把發生的一切細心地記下來，而且記得十分詳盡。

當然，我再也不能夠把星期六和前天的事情寫清楚了，因為這些事情離開我已經太遠；我所能夠說的，就是在這兩天中，沒有發生過通常可以稱為“事件”的事。星期六，有些頑童在打水漂^②，我也想學他們的樣，把石塊投到海面上去。正在這時候，我停了下來，我讓石塊落下去，然後我走了。我的樣子一定象個神經錯亂的人，因為頑童們在背後笑我。

以上是表面發生的事。在我內心發生的一切並沒有留下明顯的痕跡。我看見了一件東西而且感到厭惡，可是我再也不知道我看的是海還是那塊石頭。那塊石頭是扁平的，一面干，另一面濕，而且沾滿污泥。我撮住它的邊緣，手指四面撐開，以免弄污我的手。

前天，那就更加複雜了。也發生過一連串我所不能理解的巧合的事，陰差陽錯的事。可是我不高興把一切都寫在紙上。總之，可以肯定的是我害怕，或者我有類似害怕的感覺。假如我僅僅能夠知道我害怕的是什麼，我就早已前進一大步了。

① 這裡塗掉一個詞兒（也許是“forcer”“誇張”或者“forger”“捏造”），另加上的一個詞兒字迹模糊，看不清楚。——原注

② 向水中投石，使石塊在水面滑行的遊戲。

奇怪的是：我毫不准备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疯子，我甚至明显地看出来我并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事物的变化。最起码我希望能够肯定这一点。

十时半^①。

不过，也许我的确曾经有过一点儿神经错乱。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上星期我所有的那些古怪的感觉，今天我看觉得十分可笑，我再也不会有这些感觉了。今天晚上我觉得舒适自在，象个有产者那样活在世界上。这儿是我的房间，面朝东北。下面是残废街和新火车站的建筑工地。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维克多-诺瓦林萨道转角上铁路饭店的又红又白的灯光。巴黎开来的火车刚到站。旅客们从旧火车站走出来，分散到各条街道上。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许多人在等候末班电车。他们恰好在我的窗户下面，那根煤气路灯柱子的周围，一定是一小群凄凄凉凉的人。他们还要等待好几分钟，因为电车要在十时三刻才经过这里。但愿今天晚上没有行商到达，因为我多么想睡而又好几晚没有睡够。很好地睡一夜，只要一夜，所有那些感觉就会一扫而光。

十时三刻。再也不必担心了，要来，他们早已到达

① 显然是晚間十时半。这一段日記比前一段在時間上晚得多。我們相信这一段最早也是在第二天写的。——原注

了。除非这是德·路恩先生要来的一天。他每周都来，他们给他保留着二楼的二号房间，就是有洗下身盆的那一间。他还可能来，因为他往往在睡觉以前到铁路饭店喝一杯啤酒。不过他也不会弄出很多的声音。他这人十分矮小，十分整洁，有黑色而发亮的胡髭和一头假发。他来了。

当我听见他上楼梯的时候，我的心轻微地动了一动，因为这是十分令人安心的：这个世界这么有规律，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相信我已经痊愈了。

从屠宰场开往大喷水池的七路电车驶来了。它带着很响的铁器相撞声到来。它又开走了。现在它满载着行李和入睡的孩子，向大喷水池驶去，向那些工厂，向黑暗的东区驶去。它是末班前一辆电车，末班电车要再过一个钟头才经过。

我要睡觉了。我的病已经好了，我不必象小姑娘们在新的漂亮簿子上写日记那样，每天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对写日记感到兴趣，那就是假如^①。

① 没有注明日期的一页写到这里停止。——原注

日 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有一种变化在我的身上发生，对这一点我再也不能够怀疑了。它象疾病一样到来，它不象通常事物那样确实地、明显地出现，却是偷偷地、逐渐地安顿下来的；我只觉得有些古怪；有些不自在，如此而已。一旦安顿下来以后，它就不再动了，它安安静静地，使我能够确信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而现在它发展了。

我并不认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在我们的职分里，我们只和那些完整的观念打交道，人们给这些观念取了一些含义较广的名字，如“野心”、“利益”等等。不过，如果我对我自己有丝毫的认识的话，现在就是应该拿这些认识来应用的时候了。

举例来说，在我的手里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我的手用特殊的方式来拿我的烟斗或者叉子。或者是叉子现在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拿它，我也弄不清楚。刚才我要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里有一件冰冷的东西用它的个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

把手张开，我望了望：我的手里只不过握着房門的把柄。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① 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花了十秒钟来认出他。我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脸，簡直不象一个脸。然后是他的手，他的手象一条肥大的白色的虫握在我的手里。我馬上把他的手松开，他的臂膀軟綿綿地垂下来。

在馬路上，也有許多分辨不清的声音在蕩漾着。

因此，最近这几个星期发生了一种变化。可是变化在哪儿？这是一种抽象的变化，并不体现在任何具体东西上。难道是我自己变了嗎？如果不是我，就應該是这间房間，这座城市，这个宇宙；必須选择一种。

我相信变了的是我，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也是最不愉快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应该承认我是会发生这种突然变化的。問題在于我很少思想，于是一大堆微小的变化在我的身上积累起来，我不加以注意，然后有一天，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有不調和、不統一的现象的原因。举例來說，当我离

① 他是奥义耶·普……，这本日記里經常提到他。他的职业是执达員的書記。洛根丁于一九三〇年在布城图书馆里認識他。——

原注

开法国的时候，有许多人說我是一时冲动才走的。后来我旅行了六年之后，突然回来，人們又很可能說我是一时冲动才回来的。我还清楚地記得我和迈尔西爱在那个法国公務員的办公室里的情形，这个公務員去年受到“彼特路事件”的牽連辭了职。迈尔西爱帶着考古学的任务到孟加拉去。我早就想到孟加拉去，他就逼我和他一起去。现在我研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是不相信博塔尔，想靠我去監視他。我看不出有什么拒絕的理由。即使当时我已經預感到这个关于監視博塔尔的小小安排，那就更應該热烈地接受。可是当时我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来。我把电话机旁边一块綠毯子上的一个高棉人的小雕像摆摆好。我觉得我似乎充滿了淋巴液或者温暖的奶液。迈尔西爱帶着天使般的耐心和我說話，这个耐心掩盖着一点焦躁。

“您瞧，我需要一个正式的答复。我知道你迟早会答应的，不过最好是馬上就接受。”

他有一把赭黑色的胡子，上面洒过不少香水。他的头每动一动，就有一陣香味钻进我的鼻子。然后，突然間，我从六年的酣睡中觉醒过来。

我觉得那个雕像討厭而且呆笨，我感到深深的厭倦。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在印度支那。我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和这些人談話？为什么我的身上穿得这么可笑？我的热情已經完全消失。多年来这份热情淹沒了我，

冲着我向前走，现在我觉得内心空虚。可是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在我的面前有一个体积庞大而乏味的观念，带着一种冷漠的态度安顿下来。我不十分知道这是什么，可是我不能够正视它，因为它太使我感到恶心。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和迈尔西爱的胡子的香味混在一起的。

我对他感到极度愤怒，我抖擞精神，冷冷地回答他：

“我感谢你，可是我相信我旅行得够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法国去。”

第二天，我就赶上了到马赛去的轮船。

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这些积累起来的征象是我的生活将发生一个新的大变化的预兆，那么我是害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富足，也不是很艰难，更不是很高贵。我害怕的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控制住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卷到哪儿去呢？难道我又要出门，又要把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搁下来吗？我会不会在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筋疲力尽地、绝望地在新的失败中醒过来呢？我很想在时机尚未太晚以前，看清楚我身上有些什么。

一月三十日星期二。

今日无事可记。

我在图书馆从九点工作到一点。我已经整理好第十二章和关于德·洛勒旁在俄国旅居的全部经过，一直到